



语言与哲学

当代英美与德法
传统比较研究

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 杰

著

SPRACHE UND
PHILOSOPHIE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LANGUE ET
PHILOSOPHIE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语言与哲学

当代英美与德法

传统比较研究

徐友渔 周国平

陈嘉映 尚 杰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哲学传统比较研究/徐友
渔等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4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0849-1

I. 语… II. 徐… III. ①语言-关系-哲学-研究-西方国
家②语言哲学-对比研究, 英美、德法 IV. H0-05: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9870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6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199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字 数	241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7.8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前言

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对语言的重视。英美分析学派明确宣称，本世纪初在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转向之后的哲学叫做语言哲学。以德国、法国各派哲学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或者在研究中多方倚重对语言的考察、辨析，或者把本体论问题和语言问题融为一体。大谈语言成了当代西方哲学的共同点，而对语言的不同谈法，语言在整个哲学系统中的不同地位，又把英美哲学和欧洲大陆哲学区别开来了。

我国哲学界较为普遍地意识到当代西方哲学的上述特征，较为自觉地研究语言转向的原因、成就和意义，大致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比较而言，我们对英美语言哲学的研究更为全面、系统、深入。不过，近年来人们对欧洲大陆哲学的语言维度越来越感兴趣，有关评介和论著越来越多。有关的研究者和一些哲学爱好者终于提出了如下问题：英美和欧陆的语言哲学根本区别何在，有无本质上的共通之处，能否以语言这个共同点为契机达成具有历史意义的融通交汇？本书即是回答这些问题的一种初浅尝试。

这项工作无疑是艰难的。我们首先面临的困难就是如何称呼、界定我们试图加以比较研究的对象。“英美分析哲学”或“英美语言哲学”是十分通行的提法，但把分析哲学称为英美哲

学是很不正确的。这个哲学的奠基人是德国的弗雷格 (G. Frege), 其兴起与奥地利的维也纳小组有密切关系, 它在除英美之外的许多英语国家, 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流行, 当代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奥地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哲学家对它也作出了巨大贡献。当然, 在作了这番解释之后, 再使用“英美哲学”这个简单的标签, 误解就会大大减少了。另一方面, 我们以德国和法国哲学为代表与分析哲学作比较研究, 而不涉及瑞士籍的索绪尔 (F. de Saussure) 和皮亚杰 (J. P. Piaget), 就全面性和重要性而论, 是否是一大遗漏呢? 此外, 不把列维-斯特劳斯 (C. Lévi-Strauss)、福柯 (M. Foucault)、拉康 (J. Lacan) 等人纳入题域, 而来谈法国哲学, 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嫌呢? 我们深知这一类问题和困难, 深知本书概括的局限性, 但本书的任务并非是对欧洲大陆或德法哲学作全面、系统的论述。

也许, 这项研究的必要性会受到质疑, 因为, 即使在西方, 也没有多少论著来专门比较当代两大传统的异同。我们绝对无意夸大自己工作的意义, 之所以下决心自设难题, 是基于我们确信: 中国人如果不在总体上宏观地把握西方学术倾向和潮流, 要理解其细节与实质就会出现困难和偏差。西方人本来就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 许多东西对他们是理所当然、不言自明的, 而对我们来说, 首先找到一个俯瞰的视角、找到一张总体方位图作导引, 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在理解异质文化中的某些问题遇到困难时, 我们若能知道某物的对立面是什么, 与之相近而有差异的东西是什么, 必将有助于我们对此物的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 我们作远距离的观察和大跨度的比较, 正是为了对细部的深透理解, 而不是天马行空

般地浏览一番，发一些浮泛的宏论。

本书的目标有限，但我们的期望却非常之高。因为我们深知，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中语言的维度——它的出发点、内容和方法，实在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重视语言不但是当代西方哲学的特征，而且是当代世界学术潮流最引人注目的特色之一，在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艺批评等各重大领域，对语言的审视和分析成了最常见、最基本的方法。这种情况并非偶然，它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有着长远和深厚的渊源。我们在对照和比较的研究中，可以对当代西方整个文化状况的一般态势，对西方学术传统的精细微妙之处获得更好的理解。目前正处于世纪之交的前夜，如果我们想对本世纪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作一番回顾与总结，对下一世纪的潮流和趋向作一点前瞻性估计和预测，那么，深入到语言一维可能是找到了一个最佳的观察角度。我们同意不少中外学者的下述看法：全球化的时代正在到来。为了透彻地理解中西哲学、文化的异质性和最有希望的契合部分，深入到语言之维是大有必要的。如果说我们曾因囿于自己的传统，对西方学术思想的根基没有深透研究的话，我们可以在语言空间中找回失落的东西。

总之，我们对本书课题的价值与意义坚信不疑，并期待它抛砖引玉。

相当长时间以来，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是在一种不太理想的心态和环境了解和研究西方学术思想的。首先，我们有王国维式的内心困惑，当他熟悉近现代西方各种哲学学说之后，发出了“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评价和哀叹，而可爱与可信的分野，类似于英美和欧陆的分野，而且往往被理解为理智建构和人生关切的对垒。其次，在向外探视和接纳的过程

中，最敏感的触角往往是文学而非哲学。文学当然决不应遭到轻视，但若文学的功能取代了哲学的功能，在理解当代西方哲学时就不可能不产生某些片面性。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中国，萨特（J-P Sartre）的存在主义成了炙手可热的显学，他的“人即自由”、“世界即荒谬”、“他人即地狱”等话语成了不脛而走的格言，萨特哲学的崇拜者和批判者都把他的思想当成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代表或典型。现在回过头来看一看，才知道我们当时的眼界和视野多成问题！另外，由于简单地把英美和欧陆传统视之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对它们的研究就与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和紧张联系起来了。许多人有一种偏见，认为科学性的研究是冷冰冰的，但少有风吹草动干扰，而搞人文性研究要冒风险，却是有趣和有刺激性的。对西方当代哲学的两种传统的研究，就在时松时紧、时冷时热中不平衡地发展着。我们期望，本书将有助于国人以更为全面、均衡、健全的心态理解当代西方哲学。当然，也祈望本书的失误和偏颇之处得到批评指正。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西方哲学史中的语言问题	1
第一节 古希腊时期——语言哲学观的萌芽	2
第二节 中世纪——词与物的关系	12
第三节 近代——语言与认识	23
第二章 英美语言哲学	33
第一节 哲学中的第二次转向——从认识论到语言	36
第二节 反“形而上学”和“语言治疗”	41
第三节 涵义和指称的区别	47
第四节 语言和世界	51
第五节 意义与对象	57
第六节 意义与经验	61
第七节 意义与行为	66
第八节 规则和私人语言	75
第九节 意义与真理	80
第十节 意义与意向	84
第十一节 整体论	88
第十二节 语言和本体	94
第十三节 语言和认识	98
第十四节 语言和真理	103

第十五节	语言和心灵·····	108
第十六节	语言和道德·····	113
第三章	德法哲人的语言观 ·····	118
第一节	胡塞尔：探究意义的根源·····	119
第二节	海德格尔：让语言自己说话·····	145
第三节	伽达默尔：作为世界经验的理解和语言·····	166
第四节	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	183
第五节	利科：“辩证法”的解释学语言哲学观·····	198
第六节	德里达：消解传统哲学结构·····	215
第四章	对照和比较 ·····	231
第一节	语言与哲学：不同的语言观·····	236
第二节	意义·····	250
第三节	胡塞尔和弗雷格·····	266
第四节	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279
第五节	言语行为理论对哈贝马斯和利科的影响·····	295
第六节	形而上学：一种无奈的选择 ——德里达与伽达默尔的争论·····	313
第七节	合流的可能和倾向·····	328
第八节	结论和展望·····	334

第 1 章

西方哲学史中的语言问题

哲学思维和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密不可分，二者的联系与纠缠源远流长。正如罗素（B. Russell）所说：“语言也像呼吸、血液、性别和闪电等其他带有神秘性质的事物一样，从人类能够记录思想开始，人们就一直用迷信的眼光来看待它。”^①除了人类这种对于语言与生俱来的敬畏之情，哲学与语言的不解之缘还有更深的原因。和人类的其他活动相比，哲学思维须臾不能脱离语言，因为思想的对象和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在古希腊，语言和理性、规律是同一个词，在基督教的圣经教诲中，语言和世界的开端是合二为一的。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随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或有所侧重，这一点在各时代谈论语言的不同方式中得到充分反映。在古希腊，本体论是哲学的首要课题，存在问题争论的焦点。断言只有存在物的哲学家论证说，即使有非存在，也不可能用语言将其表达出来，而认为没有存在的哲学家则主张，即令有物存在，也不能在语言中得到表达。中世纪时，

① 罗素：《人类的知识》，张金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8页。

关于存在的争论转化和深化为对于个别和一般、殊相和共相的争论与探讨，实在论与唯名论成了最具代表性的两大对立派别。这时，哲学家对于语言的思考往往集中在对语词的分类上，以便说明语词代表的是一般的事物，还是特殊的事物。在近代，认识论占据中心位置，哲学家谈论语言与认识论相关，而不是与本体论相关。在强调思想、理性的作用与强调语言的作用，探讨认识的来源和语言意义的来源，剖析人的认识障碍和语言的滥用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平行与对应关系。

不论在古希腊、中世纪还是近代，对逻辑的研究都以对语言的研究为前提条件，同时深化了对语言的理解。如果说逻辑是从形式方面探讨思维规律的话，那么形式的表达有赖于对语言符号的属性和类别的正确理解。

大致上可以说，各个时代多数哲学家都按“事物——思想（或观念）——语言”的模式考虑问题，即是说，认为思想或观念反映事物，而语言是思想或观念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语言的优缺点就在于它们是否准确地表达了思想或观念，这与现代把语言当成思想或存在本身大异其趣。另一特征是，哲学家们一般都从语词意义这个角度思考问题，考虑命题意义的情况不多见，语言整体论的想法还未出现。

第一节 古希腊时期

——语言哲学观的萌芽

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在谈及他们对语言的重视和研究时，往往将这种作法溯源至古希腊时期。确实，从远古时代起，哲学

问题就和语言问题纠缠在一起了。

奥格登和理查兹认为，赫拉克利特是主张语词包含了事物本质的第一个哲学家，他在语言中看到了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最恒定的东西，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智慧的表达，对他而言，人类语言的结构反映了世界的结构。^①的确，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相当重视语言，这表现在他首次把逻各斯(logos)这个概念引入哲学之中。“逻各斯”原有语言、说明、尺度之意，它在哲学中具有理性、规律的含义，由此可见语言及其表达在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在西方哲学的初始时期，人们对语言的重视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古希腊人认为，不论是人还是超人，都逃不脱语词的力量，语言是实在的复本，逻各斯是理解最终实在的最高范畴。

巴门尼德反对赫拉克利特关于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证中既从思维和认识的角度进行说明，也从语言和表达的角度加以说明。当他断定只有存在物存在，不可能有非存在物存在时，他提出的理由是，你既不能认识非存在，也不能把它说出来。他说，存在物可以不存在，这件事是无法言说和不可思议的。当他提出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著名命题时，他的理由是，你决不能遇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罗素就此发表评论说：“这种论证的本质便是：当你思想的时候，你必定是思想到某种事物；当你使用一个名称的时候，它必定是某种事物的名称。因此，思想和语言都需要在它们本身以外有某种客体……在哲学上，这是从思想与语

^① Ogden and Richards, *Meaning of Mean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6, P. 32.

言来推论整个世界的最早的例子。”^①

高尔吉亚与巴门尼德正好相反，主张没有事物存在。他在《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中阐明了三条原则：其一，无物存在；其二，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其三，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高尔吉亚的学说包含三个明确的层次：本体论、认识论、语言传达。在他的论证中，语言的可传达性是最重要的依据。当我们在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看到当代英美语言哲学家在阐述“语言转向”的原因时，我们会感到当代语言哲学的基本原理的胚芽似乎完整地包含在高尔吉亚的学说中。他对事物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争辩说，就算事物存在并且可以被人认识，这一点也无法用语言传达出来，因为语言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感知存在的经验。下面是塞克斯都·恩披里可记叙的他的论证：

同样地，当我们感知到它的时候，也是无法把它告诉别人的。因为如果存在的东西为视觉、听觉所感知，总之为各种感官所感知——在它被当作外在的东西而给予的同时；——如果可见的东西为视觉所感知，可闻的东西为听觉所感知，——怎样能够把它告诉别人呢？

因为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告诉别人的并不是存在的东西，而是语言，语言是异于给予的东西的。因此，可见的东西既然不能变成可闻的东西，同样情形，反过来，因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9页。

为存在是当作外在的东西而被给予的，对于我们，就不能真正地有语言。

由此可见，语言不能传达给别人。然而，语言是随着从外界刺激我们的事物而产生的，亦即随着感性事物而产生的；由于事物与体质的接触，才产生了转达这种性质的语言；由于颜色从外而来，才产生了转达这种颜色的语言。如果是这样的，那么，便不是语言转达我们之外的东西，而是我们之外的东西表达语言了。

当然，决不能说可见的东西情形与可闻的东西是一样的；由于语言是给予的东西，是存在的，所以它不可能向我们表达给予的东西和存在的东西。因为如果语言是所给予的东西，它便与其他给予的东西不同，最低限度，可见的物体是与语言不同的。因为我们用来感知可见事物的手段是异于用来感知语言的手段。所以语言不能向我们表明大部分给予的事物，这些事物也不能向我们相互表明它们的性质。^①

苏格拉底以提出辩证法著称，他的哲学探索借助于对话和问答进行，他在交谈中不断诘难对方，使其放弃错误观点，最后接受他的看法，这是一种通过归纳寻求正确定义的方法。据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不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争论事物的本性是什么，世界是怎样产生的，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是由什么必然规律造成的，而是努力指出选择这种思考对象的人是愚蠢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42—143页。

的。他自己则不倦地研讨与人类有关的事务，尤其是道德的标准和德行的含义，比如什么是虔诚，什么是不虔诚；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高贵，什么是卑贱；什么是正直，什么是不正直；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等等。罗素站在现代哲学的立场对苏格拉底的方法作了如下评论：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像“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我们大家都在随便地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们使用这些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用的知识。但是当我们探讨得出了结论时，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一桩语言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①

罗素的评论很有见地，他使我们注意到苏格拉底方法和当代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共同之处，比如维也纳学派主张，哲学不是提出科学命题，而是澄清命题的意义。苏格拉底在伦理问题上的探索和本书第二章最后一节所讨论的当代元伦理学相当一致，即专注于分析道德语词的含义。当然，他是在哲学研究的实际过程中使用语言分析方法，而没有尝试探讨语言意义的

① 《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30页。

一般性问题。

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Cratylus)中比较集中而详细地讨论了语言的起源、使用和功能的问题，尤其是名称的意义问题。在这篇对话中，我们很难分清哪些观点是苏格拉底的，哪些观点是柏拉图自己的。不过这一点对于本书不太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古希腊哲学中对于语言的看法，因此，《克拉底鲁篇》中另两个对话者的观点也是有意义的。

《克拉底鲁篇》的讨论内容表明，古希腊哲学家的语言观和他们的本体论和世界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万物皆变的观点通过对话者之一克拉底鲁之口成为他们讨论名称意义的背景。如果坚持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人们就不能为事物命名，因为它在这一时刻是这个东西，在下一时刻就成了另一个东西，如果给它加上一个固定名称，似乎就暗示了它是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在对话中，苏格拉底坚持赫拉克利特关于无常世界的学说是错误的，诸如“美”和“善”之类的价值领域的事物是实在的。

对话主要讨论名称意义的来源问题，苏格拉底的两个对话者表达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克拉底鲁认为名称是自然的而不是约定俗成的，对于名称，有真实性或正确性的问题，语词因为与它们所表示的事物之间有某种内在的恰当性而有意义。赫莫根尼认为名称是约定，是人们的一致同意，人们想怎么称呼事物，事物的名称就是什么，任何名称都是正确的，不存在是否按照事物的本性给它们命名的正确性问题。

在对话中，苏格拉底首先批驳了赫莫根尼的观点，坚决认为，说任何人可以任意地给事物命名是错误的。赫莫根尼声称他可以有自己的个人语言，他可以把大家称为“人”的东西